



8577  
502-5



# 癡愛與義務

小說世界選刊



3 0538 7109 5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敘

羅琛女士，華通齋先生之夫人也；原籍波蘭；長學法國；兼通英德俄諸國語及世界語；工文學；居北京既久；於治家政外，常盡力於慈善事業；尤喜爲有益社會之小說；近日以新著「戀愛與義務」小說漢本見示；余方養病醫院；受而讀之；心神爲之一振；其敘事純用自然派作法；準個人適應環境之能力而寫其因果之不爽；其宗旨則頗以自由戀愛在一種環境中，殆不免於痛苦；而以父母教育子女之義務爲歸宿；觀於逃亡以後，歷種種艱苦而善育其女；使得受高等教育；臨別則爲之送致於前夫而心乃安；黃大任於失妻以後，亦放任之；其公平豁達，誠可爲同此境遇者之模範；而要其聚精會神，教育兩兒，使其成爲賢男良女；則尤作者所致意焉。

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蔡元培敘

目錄

上篇

第一章

第二章

第三章

第四章

下篇

第五章

第六章

第七章

第八章

64 57 48 37 26 19 9 1

# 懋愛與義務

## 上篇

### 第一章

楊乃凡十五歲，纔到學堂裏讀書；伊想到以後可以隨便行動；可以大小做點事；好歹立一個宗旨；覺得十分暢快。

從那一天起，世界也彷彿換了一個；從來未接近的宇宙，也另變了一副形態。

乃凡將七歲，伊母親就棄世了；伊父親整天不回家；至於家事，更是不問不聞；名爲家主，實在只可稱爲一個供給衣食的財東。他有十個兒子，四個姨太太；乃凡是獨生的女兒；因此乃凡的脾氣和教育，也與別人不同；這或者是遺傳的關係；原來伊的母親，是四川一個大家的閨秀。乃凡雖已十五歲，但平常十五歲的女子能做的事，伊一點也不知道；伊生性古怪；從來不

喜同伊那些姨母在一起；這也難怪；這些姨太太，都是青樓中的人，每日不是爭妍奪寵，就是互相傾軋；乃凡是素秉亡母懿德的人，那裏看得過呢。未到學堂以前，伊是一個極沈靜的人，時常終日閒坐着；什麼也不做；有時想伊的亡母；有時候便什麼也不想。

楊剛甫所以送他女兒到學堂讀書，並不是怕伊將來無智識，不能自立；亦不是想伊去受好教育；實是因爲藉此可以博得新人物的銜頭。

自從上學日起，乃凡一心一意，享伊的新自由；每日早上，只見伊挾着一個黑色的皮包，飛快的在街上走。

從他家到學堂，不過一里多路；沿路很有幾所大房子；四圍都是高牆；最奇怪的，是沒一處房子沒有樹；乃凡每次走過這些地方，總是自己念道：『這高牆以內，這大樹之下，定然不知道有多少隱情，多少違心的事，多少傷心的人呢。』

這些樹的上頂，差不多全露在高牆外面；形勢巍然，彷彿幾個偉大的頭顱；他們一方面觀

察屋內人做事；一方面默默的檢察行人來往；世間沒有一件事可以瞞着他們；他們是常用的  
噤證人；他們什麼都看的見；但是什麼也不說出。

李祖義是乃凡的對面鄰居；有一天，他起來遲一點；出門比平常晚了半點鐘；正逢着乃凡起身上學；這是他第一次看見乃凡；他跟後面，不住偷看伊後影；從此他便每日故意遲半點鐘出門；因為這個，他每日在教員面前，造出不知多少謊語；不是起晚了，就是尋書耽誤了。

有一天，乃凡偶然回頭，看了一眼；祖義一見伊的又深又黑的眼，極俊俏的五官；並且那秀慧眼光中，還含着的一種淒涼的意味；祖義覺得身子在雲霧中了。

乃凡看見了祖義在那裏偷看伊，便臉一紅；低下頭；自己走路。

從那一天起，他鄰女的音容笑貌，已深深的印在祖義的腦內。

乃凡倒不注意於祖義；伊每日仍舊照常走伊的路。

祖義的教員，每日總勸他早來；甚而至於懲戒；但終歸無用；他們常說，『祖義是一個很好

威

天

的孩子；又聰明，又勤學，並不是個懶學生；但是遲到的毛病，總改不了；這是什麼緣故？他們問過他多少次；他始終也不說；這是他的秘密；萬不能使第二人知道；別的學生，多盼星期到來；他却不然；星期日是他的仇敵；故此，到了星期一，他便急急忙忙的跑到街上，專盼着乃凡；日積月累，就這樣過了好幾年；他喜歡歡的每日看伊；伊因為後面有人跟着，也很快活。

有一天，祖義跟着乃凡走的時候，從一條小衚衕內，忽然跑出一隻瘋狗；乃凡沒有躲開；竟被他在腿上咬了一口；那隻瘋狗，咬着還不放鬆；乃凡連怕帶疼，就倒在地下。

這是千年不遇的機會；祖義那肯錯過；趕緊連竄帶跑，跑到面前；伸出兩手；將瘋狗的頸項握住；直等到狗的呼息斷了，方纔撒手；然後掏出手帕，將乃凡的腿綁上；還怕不夠，又將自己大衫的底襟，也扯下來綁了。

乃凡那時，嚇的糊裏糊塗；任他綁紮；綁完，他將乃凡扶起；乃凡僅低低的說了一聲謝謝；但是這一聲謝謝裏面，不知含着多少感激的情意。

那時晨光尚早；行人稀靜；但聽見賣薯的聲音。

祖義看伊一顛一顛的去遠了，遂呆呆的走到學堂；第一課堂已散；教員問他爲什麼來的這樣遲；他死也不肯說出緣故；情願受罰；因爲假使露了祕密，同學一定要嘲笑他。

第二天，他便沒有看見乃凡；一直過了二星期，乃凡纔照常上學。祖義一見便紅了臉；答覆着走了過去；輕輕的問道，好了嗎？乃凡答應道：『全好了；我在病院住了實足二星期；謝謝你；此次全虧你了。』說完笑着去了。

從此他們每晨見面，便互相笑迷迷的點頭；雖不交談，彼此的意思，更可以了然。

在祖義的家內，有一棵老樹；枝枒參天；一直高出牆外；越過小街；直和乃凡家的一棵古樹挨着；彼此接到一起；彷彿二個朋友；祖義每日十分用心，收拾這棵老樹。

這棵老樹，由他家裏取得了生命；一直長到對面乃凡家裏；將他的香氣，一直送給祖義的心愛人。

祖義在樹下，放了一張凳子；時常坐在上邊作詩；讀書。這棵老樹，天天對了他的真摯情意，似乎十分感動；將他默默中的情緒，傳給他的心愛人；對面那棵樹的瑟瑟響聲，很像是乃凡的回信；這些個枝子，說的什麼；這些個葉子，囁嚅的什麼；只有這一對情人自己知道；這種沒詞的歌兒，只有他們這富於愛情，詩興濃厚的少年，可以領會。

但是好事多磨；這種快樂的歌兒，不久就要停止。

有一天，正是動人愁悶的天氣；陰雲沈沈的布滿天空；雨點含在雲端，欲下未下的時候；李靜仁將他兒子叫在面前，告訴他；現在進的學堂，快畢業了；他打算送他到上海高等學堂去；說的時候，他以爲他的兒子，一定要十分快活的；因爲他知道祖義是一個好學好高，好旅行的孩子；那裏知道竟是不然；祖義一聽了這話，反到嗒然若喪；因爲他想，一離家，便離了這棵大樹；再聽不見樹的瀟瀟響聲；再看不見這知心的枝葉；再看不見這窈窕的後影了；故此十分的悽慘。他父親雖是一個舊官僚，但是深信新學的；故此祖義很想和盤向他說出；但是從那裏說

起？怎樣說法？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；他只覺得心魂都被鄰女吸住；走到那裏，鄰女的影子也跟到那裏；但是這種話，怎麼向父親說？並且未說臉紅，話到口邊，怕也難於出口。

再過二天，祖義要起身了；他打算給乃凡寫幾個字；表明自己的心意；但是怎樣的說法？他從不曾給女子寫信；他苦苦的思索了一夜；第二天一早，他就跑到知己的樹下，坐着靜想；話倒沒有想出；反勾起了滿腹的牢騷；胡亂寫了一封信；裏面有幾句說：『我本是希望正多的春天；但是我覺得嚴冬總在身旁；我覺得一層厚雪總包裹着我；熟果子的夏天到那裏去了；收穫的秋天又到那裏去了；他們多已遠颺了；我空抱着滿腹的春日濃興，竟死在冬日的嚴雪之下。』

信已寫了；但是怎樣遞這封信呢？

他跑到乃凡每日必經的一座店前；將信丟在地下；自己躲在一傍；一會兒，乃凡來了；見了信便拾起來；放在懷內。

信內的話，可以說是沒有白費；彷彿似種子落在肥田上；立時生根出苗；乃凡回到家裏，一

個人獨居的時候打開信來看；不覺眼淚滴滴落個不住；伊爲什麼哭？她自己也不知道；不過此後沒有人再追隨伊後面；沒有人再關心伊；以後街上的行人，固仍是一樣多；但在伊的心目中，那條街竟像成了空街。

果然，以後來往的人，也有走在伊前面的；也有走在伊後面的；還有撞着伊的；但竟沒有一個人關心伊；伊還天天上學，不改常態；但不久伊的生活亦變動了。

一天午後，楊剛甫命人叫乃凡；這是不常見的事；所以乃凡立刻覺得有重大事情發生；伊父親向伊說：『你三歲的時候，我已將你許給我的好友黃惺生作長媳；現在婚期將到了；你應當預備預備；你明天就不要上學了；什麼辦喜事和事姑相夫的俗套，我也不必說了；我想你在校中，一定已學得良妻賢母的大道理；在家呢？我知道你是學不出什麼好來的；因爲你這幾個姨娘，都是青樓中人；那能比你那亡母；伊們知道什麼叫三從四德？』

乃凡滿口想將同學常說的新理，什麼婚姻自主呢，父母不得強嫁呢，解釋給伊父親聽；乘

便并可提出天天逢見的那個少年；但是想了半天，實在難以出口；遂抖抖索索哭倒在伊父親的膝下；嗚咽了半天；一句話也說不出口；伊父親當作伊害羞；也不以為奇；命人將伊的姑母接了來，勸說伊。

一天，伊的未婚夫黃大任來了；楊剛甫自命是新入，所以未結婚以前，特意要求黃家，派他的兒子來一次；命他們小夫妻先要談談；其實毫無用處；他們的婚姻，早已由傍人代定；就像生米已成熟飯；假使接談了，兩方面氣味不相投，楊剛甫還肯取消婚議嗎？

他們談了幾句；這個說天氣不壞；那個說就是燥一點兒。

一月後，他們結婚了。

## 第二章

他們的婚姻，既是被人強迫而成的，他們結婚後的生活，所以也是空空洞洞；無一毫樂趣；若有人問乃凡你丈夫如何，伊應道：人很不錯；是一個好男子；若有人問大任你夫人如何，他必

說是一個很盡婦道的好女子。

乃凡對於丈夫，同對待路人相仿；他在家也好；不在家也好；好像是不會看見伊的神魂，早被那一個日日追隨蹤跡的人吸去了。

伊對於目前和將來的事，彷彿是萬念皆空，一塵不染；日日在腦中盤旋的，就是已往的陳跡，和那臨別的那一封長信；伊有時思念到極處的時候，很願將一切往事，全行拋棄；將昨日所有的紀念，一概丟開；但是理性那裏敵得過情緒……

大任常和他的幾個好友說：『我的內人的容貌，是沒得話說的；但是沒有一毫的意趣；雖和旁人一樣，能呼吸空氣，但算不得一個活人。』

雖說如此，他們的生活，總可稱得起安穩；他們在家鄉住了幾個月，大任被上海縣知事聘去，作一等科員；夫婦就一齊遷到上海居住；一轉眼間，已是二個年頭；乃凡已生了二個孩兒；一個男孩三歲，一個女兒二歲；由外面看起來，可算是一個極樂的家庭；其實內容是恰恰相反的。

呵……

大任在家裏，既不適意，就跑到外面尋樂；他常和朋友說：『我的家庭，似一盤烹調不入味的貴菜；要打算開胃，還須到外面去尋。』到了外面，人家看在錢的面上，果然伺候得他心花都開；大任在外面時候，因此漸漸的更多了。

乃凡並不因此介意；倒正合了伊的心意；伊可以日日任意打個小牌；約幾個女友聽兩本戲；男的女的，各自出外遊嬉；孩子們以及一切家務，自有僕人料理。

乃凡有時帶着孩子遊公園；吸點新鮮空氣。

一日，伊又同了伊的兩個孩子遊公園；伊在一張椅子上呆坐着；兩個孩子，隨着一羣小朋友，在池邊拍球玩耍；忽然伊小女兒的球，落在水裏；旁的小兒，撈了一回兒，撈不起；乃凡的大孩子，便伏在地上；伸着大半個身子下去撈；不想一個把持不住，跌了下去；那些個小孩都狂叫起來；遊人也都奔過來；這時候，有一個少年，從人羣中擠到池邊；跳下水去；一把將小孩抱起；那小

孩已然不省人事了。

乃凡在後面椅上，竟沒有理會這件事；伊正在那裏追想幼年的生活；和昔日鄰家的少年；伊正在那裏描摹昔日這個少年每日跟在後面的情形；伊怎樣的有一次偶然回頭；少年這樣的臉紅；伊後來這樣被狗咬；他怎樣救伊；後來又怎樣送信給伊；信裏說些什麼話；伊正想的出神，什麼也沒聽見；等那少年抱着半死的孩子，走到跟前，伊纔猛然間清醒過來。

伊從結婚以後，常是終日昏昏的；這可算是第一次發生感覺；現在當伊的孩子遭了危險，伊可不是伊丈夫所說的那個能呼吸的死人了？這一回，伊不但活動了；並且大活動了；第一件事，就是摩擦小孩週身；立刻將孩子的衣裳脫下，晒在太陽地；一面將自己的衣裳脫下，圍在小孩的身上；他那時，一心只在愛子身上；連那少年亦沒顧得，或是向他道個謝；一直等到孩子恢復呼吸，危險已退，伊纔想到少年，抬頭一看，啊……不好了！原來彼此都認識；那少年原來就是天天跟在伊後面的李祖義；伊不覺滿臉飛紅，垂下頭去；李祖義也神魂離舍，不知所措；歇了大

半天，旁邊的人都覺得很奇怪；李祖義究竟是男子，鼓起全身勇氣問道：「你幾時結婚的？來上海幾年了？我不知道你也在這裏！」

乃凡吞吐了半天，纔說道：「我的丈夫一定很願意見你；他還要當面謝你這番大恩；他最愛的是那兩個孩子；他這一生的幸福，都在兩個孩子身上呢。」

說末一句話的時候，聲音非常的沈着；言外像是有不勝憤恨的意思。李祖義將孩子一直抱到車上；送他們回到家裏；他本想走；但是乃凡一定邀他進去見他的丈夫。

黃大任本是一個忠厚長者，最和藹；不過的聽見了這事，便很懇切的向他致謝；並說道：「先生合我的內人是緊鄰；彼此都不疏遠；現在又蒙搭救小兒；我實在感激不盡；以後還要多親近。」

我們現在要敘一敘李祖義這幾年的生活；當孩子落水的時候，他怎麼會在旁邊的。

他在上海，整整讀了三年書，文憑到手，便有滿腹希望；歡天喜地的回家；第一件關心最切

急要知道的事，就是鄰女的近况；但不能逕直的向人打聽；因為第一層，他不願意旁人知道他的秘密；第二層，也不合禮節；他於是深深的向他奶娘，打聽本城有什麼新聞；這個乳娘姓馬；平日最喜說話；並且富有理想；只要有人問伊，伊便像開了話匣，滔滔的講個不休。

祖義說老馬！你先講本街却有什麼新聞；本城的新聞，下次再講罷。

老馬遂講起張甫麻先生；從前是怎樣作官有錢；死後連棺木錢都是人家施給的；就因為吸鴉片；郭宅的喪事，又是怎樣豪闊；七日七夜，經懺沒有間斷；喪費一共用了三千多元；事辦完後，幾個兒子便不能支持；賣房子；賣傢具；米店也倒閉了；到如今，弄得各自到處謀事不得呢。

等到伊講到間壁姑娘出嫁的事，祖義三番五次的，打斷伊的話頭；問這個；問那個；問個不休；老馬那裏知道伊幼主的心裏，聽了這話，是怎樣的感想；祖義幾乎要倒在地下，眼淚幾乎流出來；他急用刀將中指割破；即推說是疼的哭了；奶媽以為，他哭的是身體上的傷；那裏知道他哭的是心上的傷。

因爲他欲娶乃凡的心十分堅決；在上海的時候，他認識不少女同學，容貌都不醜；並且都能說外國話；但總不能替代他最初的愛情；總也不能消滅腦海中鄰女的影子；他總不忘從前每晨追在後面的景况；伊的瀟灑的體態；他又記得那副又深沈又柔和的眼光；當伊被狗咬傷，他替伊綁腿的時候，伊是怎樣的感激道謝；種種已過的溫柔紀念，紛至沓來，湧現在腦裏。

他原來還沒有訂婚；他父親對於他的婚姻，向持放任主義；因爲常想女兒婚姻，是兒女自己的事；爲他們的幸福起見，應當由他們自主；所以祖義從上海回來的時候，滿想將一面的隱情，告訴他父親；老人家最開通，沒有不准；那想到乃凡嫁的怎樣早（還不到二十歲）；他更沒想到伊早定了婚約；即使未嫁，亦無法可想。

他數年的夢，算是醒了；希望絕了；他也不和旁人說；誰能諒解他的隱衷；誰能安慰他；他於是走到昨日心愛的那棵樹下；發洩他的鬱悶；抬頭一看，對面的那棵大樹，仍舊巍然而立；是那枝葉現在所囁嚅的是什麼了？已變了苦痛的回音；那枝葉彷彿陪他嘆息。

祖義常到樹下，和他作談；正值秋末冬初的時候；黃葉盡脫；祖義自己想道，樹葉的生命算是這樣完了；冬季一到，全都枯槁；但到了春天，又另有新鮮綠葉蓬蓬勃勃發生出來；但是舊葉子呢？生的幸福，從此再沒有了。因此樹的景象，也是非常愁慘；枝子彷彿一個頹喪人的兩臂；無精打采的望下垂着；祖義也無心去收拾他；因為無用處了；即使收拾的枝幹茂盛，他又能將他的花和香氣傳給誰；心愛的人已不在旁邊了；很遠很遠！祖義也不知道伊在那裏；他也不打聽；打聽了也無用。

祖義那時是一個純潔的少年；既沒有經壞書的薰染；也沒有受萬惡社會的誘惑。

祖義的母親，有一天，問祖義，「你每天吃也不多；兩眼通紅；大概是不舒服了；總是心火太盛；哦！請一個頂好的醫生，就是治好督軍的那個名醫；給你來看一看；你以為好不好？那個醫生，咱們城裏誰不知道；連西洋人也有求他看病的；醫道高明，可想而知了。」

「娘啊！你不用擔憂；幾天就好了；沒有大病；靜養靜養也就好了。」

從此他更奉了明、文似的名醫，來看了一次；也說不是真正病源；只說體氣太虧；可憐的老人家，便瘋了似的，購買補藥；人參，於朮，那是不必說了。

但是總也沒有成效；祖義照舊是面黃肌瘦，如有所思；一天，醫生說：『北方的氣候，與病人不相宜，最好是回南。』

離開這個「觸目皆是往跡」的地方，祖義也不反對；他希望在他處，或可忘記那段傷心史；他并想到自己年紀，已然不小，該圖自立了。

他從前本打算創造一個情愛作基礎的家庭；現在既不能達到目的，沒有別的主意；只有想法子，將愁事忘却就是了；等他將這病治好，再另想主意，另圖生活。

他立定主意，打算到上海；他以為上海繁華場中，一則容易消愁；二則商店林立，不難謀生；老人家從前在江蘇做過官；在上海很有幾個朋友；他的性情，又是喜商不喜宦；所以兩個月以

後，祖義又到了上海了；在一家「運絲出口公司」辦事；他懂得法文，就管了文牘。

現在的生活，和從前的生活，迥不同了；從前只想快快的畢業成家；現在彷彿一只無舵的船，順水所至，亦不知到那裏去；公事完了，不是到茶館去喝茶，便是到妓館裏去消遣；他也時常到公園去散步；這種消遣方法，在他彷彿是最對脾胃的；因為樹陰下來往散步，或坐在樹下，他可以默想，這幾年的功夫，竟沒有消滅他最初的愛情；他到上海之後，也沒有許多方法可以丟下前情；同別的女友，甚至同妓女說話的時候，鄰女的小影，總在眼前立着；他總看見伊的輕盈體態；和挾着書包上學去的那個神氣；情根種的太深，用什麼法子也除不去了。

那一天，正在湖邊發癡；彷彿對了新交，想將心裏的一腔熱情，都告訴於他；癡癡的坐着；眼看着水；彷彿水裏也有他的苦痛的影子；耳聽着水聲，那水聲彷彿和詩人一般，濺濺說道：

「少年啊！少年！你以為你是第一個創造愛情的人，你是第一個能唱愛情詩的人嗎？你不要弄錯了，這種唱，我已聽過不止一次了；你不過是追隨人後，再唱一遍就是了。」

他忽聽見對面小孩子們呼救的聲，忙跑去了；他怎樣救的小兒，我們已然知道了。

這件事，將他和使他成了現在這樣的人，會在一起；他也不問乃凡快樂不快樂；看了伊那種無精打采的神氣，就可以明白了；聽了伊『我丈夫最愛，便是這兩個孩子』那句話，更可以明白了。

### 第二章

從此，祖義便時常到黃大任家裏去；原先乃凡與他，還不甚交談；但日子長了，便不免談起昔日的舊事；祖義向乃凡說：『你還記得我跟你後面的時候麼？我那時因為跟你走，時常遲到學堂；屢受教員的責罰……』說到此地，長嘆一聲；又說道：『那種責罰，還不算什麼；後來我從上海回到家裏，聽見你的婚信，那纔算是慘酷的責罰。』乃凡戰戰兢兢的回答他說道：『我從小就定下婚了；父親作的主；我也難以違背；我時常想到你；但我不知該怎樣告訴父親；我惟恐父親責備我，說我是一個無教育的女子。』

說也奇怪，自從見了李祖義，乃凡彷彿換了一個人，彷彿是從死中復活；又彷彿是一個入塾的昆蟲，專等祖義這個春雷來震醒；每日的裝束，也非常講究起來，嘴邊亦時時的帶有微笑；一天到晚，總是忙忙碌碌，也不知忙些什麼；好像伊從前的光陰，過得太隨便；現在一時大悟，急想將那已失的光陰，追救過來；大任看了，很以為異；他說：『現在我的內人，說話的時候太多；呼吸的工夫亦沒有了。』

乃凡常和祖義一同出遊；大任並不為怪，他平日最主張男女平權，並女子解放的新話；並且他自己素不喜遊；有祖義帶着他的妻兒出去散心，那是最好不過的；況且他知道祖義同乃凡的愛情，是極純潔的精神上的愛情；每次出去，又都同了孩子們；實在沒有可虞的地方；故此，他們能够隨意一同出遊。

有一次，他們坐在公園的椅上；重提舊事；祖義講他從前怎樣在樹下做詩；那時有多少希望；後來怎樣失望；講到這裏，眼眶裏不覺滿含着一包眼淚。又一日，正是春氣濃厚的時候；溫和

的空氣含着各種花香，陽光喜孜孜的照着，春風微微的吹着，全世界都從睡夢中醒來，變作了愛情，那樣的美麗和暢，真難以形容。

乃凡一聲不響，靜靜的聽祖義說話；手捧了祖義拿來的幾根樹枝；這幾根樹枝，是祖義寫信給老僕，由家裏大樹上採下寄來的；當老僕接着這封信的時候，很詫異；但是信中說：『聞了家園的樹枝，可以解除鄉思的苦；』伊總給寄來；此時乃凡很很的臭這枝幫伊記憶往事的樹枝；那裏知道久閉未宣的愛情，忽和汽水似的，止不住發洩了。他們坐的本很接近，祖義差不多嗅着乃凡的口脂香了；乃凡頭倒在祖義肩上，祖義便把持不住；不知不覺的，抱住伊，連連的親吻；伊呢？得以同伊心愛的人如此，正滿腹喜感，也就不推拒；伊心目中，只有他一人，早將世界上的一切俗務都擲在腦後了；伊大概已忘却世界上除情愛以外，還有重要的事呢。

孩子們過來，伊也沒有理會；直等他們姑娘的叫，伊纔慢慢醒來。

從這一天起，有會皆成幽會了；乃凡也知道自己做得不對；時常想起來暗哭；但是愛情的

勢力太大；意志見了他，一點的能爲也舒展不開。

祖義到黃家，愈來愈勤；大家都拿他當作家裏人；黃大任並且替他，在縣署內謀了一個三等祕書的位置；他那裏知道，暗地裏的事，是如此的呢；他萬也疑不到，認作好朋友的李祖義，竟是誘惑他內人的人。

乃凡和祖義，漸漸便有點難隔難捨；祖義總揀大任不在家的時候來；久而久之，他們的感情，濃厚到極點；便有點收藏不住；於是漸漸發覺出來；總管家姓梁的，最好滑，同伴中都叫做梁大狐；他首先覺察這段風流事；很想藉此敲點好處；他於是每日上緊的偵查他們起來；有一天，祖義因一件小事，說了老梁幾句；老梁回道：『我若高興說了出來，我們二人，不知道是那一個請出呢！』李祖義幾乎要動手打他一頓；但是回頭一想……；遂抱定宗旨，情願裝呆子；裝不知道；但經此一番風波，黃家的僕人，差不多全明白這件事了；他面子上很不好看；只好減少他們幽會的次數。

乃凡隱隱覺得，惡運已隨着幸福，一步一步逼近來；但自己又無法抵禦；伊彷彿是一個催眠術魔倒的病人；人家命伊作什麼，伊只有依着去作；伊現看不見祖義，於是又失了生命；一人獨居的時候，常自言自語；如同瘋了的一般；吃飯的時候，伊雖照常進食，但不過是做個樣子；其實一點也沒有吃；幸而伊丈夫時常不在家，還看不出來；但是僕人們，早已在一邊暗笑；尤以梁大狐爲最狠；他無一樣不管到；無一事不知道。

祖義自那一天與梁大狐相爭，回到家裏，心裏很難過；接連寫了好幾封，很沈痛的信給伊；有一次竟揭開從前的刀傷；灑出血來寫信；勸伊趕緊想一個法子，以便以後仍可常見。

乃凡的痛苦，也不比祖義輕；但伊是一個婦人，還能隱忍不宣；祖義每次來信，總是梁大狐遞進去；梁大狐遞信的神氣，實在叫人難堪；乃凡幾次想打他幾個嘴巴，打發他走；但伊不敢；只好當祖義來的時候，借別的事，打發他走開；他們時常約在一個茶館內會面；但總怕被旁人識破；驚心弔膽，雖見了面，也無一毫樂趣；他們想，這種生活，不能再繼續下去了；但有什麼法子呢？

有時候，乃凡恨不得死了，到那極樂世界去；但是……

祖義自從第二次到了上海，沒事的時候，常拿本小說消閑；久而久之，便和小說，作了個不可分離的好朋友；他讀的小說，多半是譯品；在歐洲，只有下等人讀的；不知怎樣，到了中國，竟能受社會上很大的歡迎；這些書，很能刺激思想；千篇一律，總是暗殺醜態的事；不是女的跟情夫跑了，就是丈夫棄了妻子，和情人去了；這些醜態小說，在中國，一賣總動千數；因為中國人，大家都拿字數多少，定書的價值；故此，一般貪財的人，就不管好歹，只圖字數多；深一脚，淺一脚，拉長了寫；祖義讀了這類的書，書中說的，就是一個有夫之妻，同了情夫私奔；他看了，還自語道：『這倒確是我們的小影，我就是這書的主人翁。』

有一天，他見乃凡，就說：『乃凡！你知道我不能離開你；我知道你愛我；拋了這家罷！我們一起遠走高飛；到一個沒有認識我們的生地方；我們好好的過我們的後半生；我們二個心魂併成一個；不許第三人來加入；永遠相愛到死。』

乃凡一聽了這話，立刻拒絕；本來棄掉了家庭，離開伊的丈夫，這是什麼話？伊雖不愛他，但他實在是忠正的人；是伊心愛兒子的父親；伊怎能將這奇羞加在他頭上；叫他受這樣大的痛苦；還有孩子們呢？伊愛他們，毫不減於他，伊不覺痛罵在公園逢見李祖義的那個惡日子；祖義還是迫促；但伊決計不從；祖義大怒，立起身走了。

從此，來的次數漸稀；乃凡看不見他，覺得血又變冷了；生趣又慢慢散了；昔日夢夢的日子，又慢慢的回來了；有一天，伊乘丈夫不在家，又約祖義一見；祖義惟恐被人識破，竟改了婦人裝束，偷偷的赴約。

他們二人，兩月不曾相見了；祖義的神色，極沮喪；伊也大不如前；祖義一聲不響；但是他視線中，帶着那種探問的口氣；簡直問乃凡的主意怎樣了；還是數月來時刻提的那句老話：『你願同我一起走嗎？我們另起過活；再沒有人來偷聽我們，偷看我們，你的心，你的魂，全附在我的身上；只屬我一個人；你就是我的主人；我是腳下的奴隸，聽你一切的指揮；來罷！來罷；要不然，我』

只有死了；離開你，我就不能生；我愛你太深；我的痛苦也太大。」

伊的心慢慢活動；祖義覺得，自己可以隨便使伊做什麼了；「但是你須允我帶了我的孩子走；這兩個孩子，是我的親骨肉；我雖愛你，但是我的心，一半是屬他們；我也很痛苦；我的心要碎了。」

祖義拿「孩子同走不便」的地方，說給他聽，乃凡還游移不決；祖義將所看的小說，講給伊聽；那書中的女子，如何爲伊情夫犧牲一切；他說：「這是真正的愛情；你還是頑固派中的人還是死抱着舊禮教不放鬆。」乃凡不以爲然；說：「頑固也好；維新也好；母子之情，是不能變的。」祖義說：「我要走了；不久，你就可以得到我的死信。」

伊又游移了一回；終究禮教戰不過愛情，就答應了他。

#### 第四章

他們商量逃法；因爲他主張今日晚上就要動身，伊短短的寫了一封信；給伊丈夫；告訴伊

逃的緣故；「我是世間最惡的人；我的精神已錯亂了；我是無力的人；還請你原諒我，我也知道；我不該再求你原諒；我知道我應受人的吐罵；我痛苦極了；可憐啊！我求你好好照顧孩子；好好的愛他們；我有罪；他們無罪。」

伊拿了些衣服；檢了幾樣首飾；孩子們正睡的很熟；伊到他們屋內；看他們；抱他們；與他們親吻。

伊走進了屋子；看見兩個孩子；不覺一陣心酸；走到男孩胖兒旁邊；看了好半天；說也怪；那小孩彷彿知道了；忽然醒來；「媽！你不要走！半醒半睡的；伸出小手；摩撫他母親的面；嘴裏還唧唧噥噥道：『媽！媽！我和你一起睡罷；你不要走。』說完；仍舊深深睡去；玉兒睡夢中；不時微笑；乃凡哭倒地；下；暈了過去；但是哭聲都咽在裏面；脾臟幾乎揉碎了。

祖義等了好久；不見乃凡出來；便走到屋內找伊；他也覺得十分傷心；很想拋棄他；自私自利的情愛；成全他們的母子之樂；他也想和忠正人一般行事；將這婦人；仍舊還給這些孩子的

父親；不從這些無怨無仇的孩子手中奪去他們的母親；但是小說中那個事；又在腦中旋轉；那書中的男子，是怎樣將母親拉出去的；他既以小說中的主人翁自居，如何不照樣辦理呢？

他一把抱起乃凡；一直拉出大門；他們拿了一件小小的行李；但良心上是背着一副很重的擔子；僕人們全都睡着；誰也沒有看見他們。

大任此時，尚在朋友家鬪牌；他每天，總要到夜間二三點鐘，纔回家；這一天，他回來時，孩子們剛纔睡醒；胖兒口口聲聲叫媽；玉兒吵着要吃東西。

大任不見他內人；很覺得奇怪；僕人想伊必是出門了；但被褥都疊的很好；他們就有點犯疑；

大任回到自己屋內；忽然看見桌上一封信；讀過一遍；臉上現出一種很驚愕的樣子；梁大狐看他主人的神色，立刻明白了八九；暗念道：『這還可要用着我了；我是從頭至尾，全本都知道的。』他慢慢的走到大任旁邊；微微的笑了；一笑，說道：『這個事我倒很清楚！』

大任經了這樣不幸的事，被了這樣大辱，心中那有不難過的？但是他是一個大有作爲的人；對着下人，一點不肯露出弱點；彷彿什麼事都沒有；對梁大狐道：『你知道什麼？關上門，出去罷！』

門關上了；大任倒在一張椅上；他本是一個有智謀的政客；他知道，一個人，氣頭上是萬不可有什麼舉動的；他細細的打算好了應抱的態度；然後開了門；將下人全叫進來；向他們說道：『太太有要緊事；出門去了；你們大家，總要好好的照看少爺小姐。』

梁大狐慢慢的挨了過來；還想說兩句；但是大任將他止住說：『你全弄錯了；太太有事出去；你只管好好做你應做的事；你若談論我的家事，我只有一个法子；就是請你捲鋪蓋。』

梁大狐不再聲響；垂頭喪氣走了。

在家裏面，大任固然能使權力；不准人談論；但是外邊……？

第二天，各報全登了；本來這是一件極時髦的事；編輯先生們，得了這件新聞，都高興的了。

不得；因為衆人心理喜聽揚惡隱善的新聞；這件新聞可以登載好幾頁；可以多銷好幾張；最妙是乃凡祖義大任的相片也一齊登出；許多婦人都自恨不是乃凡；不能這樣漂亮；不能出這種風頭。

大任急欲消滅這種論調；寫信給幾種有名報館；竭力反對他們這種攻摘私德的舉動；他說：『我個人的私事，報館有何權力宣佈給大衆；並且事實上很多錯誤；』但結果，報館毫不睬他；他們說：『他們有言論自由權。』

大任只好閉戶不出；因為外面無一人不譏笑他；他在局署的時候，他們屬下，雖不敢當面譏笑，但大任自己也知道，一轉臉，屬下的諷刺，並不比外邊少；所以辦公時間一過，他便回家，關門獨居，自己悲痛。

起初，小孩們常要他們的母親；底下人說伊已遠行去了；久而久之，小孩子們也就慢慢的忘記了；一心只願玩耍了；大任在家時，常引着他們玩耍，從前他在家的時候，實在很少，簡直不

十分認識那兩個孩子；如今常常和他們在一塊；慢慢覺得，夫婦間，家庭間，本來另有一種樂趣；但可惜已遲了，機會已失，不能復有；他自己立了一個誓：此後要好好的愛那兩個孩子，以贖從前的過失。

有一天，他正在家獨坐；回思舊事和現在的景况；僕人忽報進來說：有一位葛天民先生求見。

他不覺一怔；因為葛先生的歷史，他雖知道，但從未見過一面；他是一個社會上很有名的人；報界內一個大手筆；人人皆知的一個大演說家；舊學界一個重要分子；生平最恨新出的東西；尤恨的是婦人；倒是一個言出必行的人；他所主張的幾個信條，他便一步也不敢走出外面；他說的話，雖一毫無用，但回響各處都已達到。

他平常居處，真是絲毫不苟；一般青年婦人，見了他就躲開；都叫他獨一無二的怪物。葛老先生，雖不十分合時，但也有不可掩的善德；就是他自已，不肯附合人說話；從不知道害

怕；自始至終，永遠抱守同樣的信條；他說的話，誰也不聽；連他自己的妻子，也當作耳邊風；這也難怪，因為他從不肯將他的學說，講給他的妻子聽；他說：『女子無才便是德。』按照他的意見，一個女子，只須柔順；好好的撫養兒女，便是好女人；他的大夫人，既不合他的意旨；他放出眼光，要選一個合意的妾；一年一個；到如今已十個了；他還沒有尋着他的意中人。如今他的大夫人，也死了；對於這一層，旁人言語，很不一樣；有說是自尋短見的；因為葛老先生，有一天，看見他的夫人，和一個男子說話；對着許多下人，竟大聲的訓斥伊一頓；伊從此便終日自悲自感；竟至尋了短見；伊原是一個貞靜賢慧的婦人；留下了二個男孩；他們時刻到墳上去；哭他們可憐的亡母；他們很不贊成葛老先生嚴厲的審判；他們的思想，純然與父親相反；不過他們是馴順的兒子，當面不肯發反對的論調；其實都抱了打破一切束縛的主義；暫時隱耐不發就是了。

葛老先生的家庭，是一個逼真的地獄；葛老先生動不動，大聲呼叱；婦人們稍錯一點，便遭重懲；外面都叫他的住宅是監獄；因為裏面的婦人，終年不准出大門一步；每一個婦人，有一個看

守的人；自從前清一倒，宮庭裏面，用不了許多太監；都自己散出來；葛老先生乘便僱了幾個；老先生終日操心家務；公事亦沒有功夫辦理；衙中的各項公事，他僅簽個字就完了；他在家，事務完了，便做文章罵新學；罵婦人。

他本是一個律師；但出庭辯護的時候很少；因為他須檢合意的案件，方肯承辦；偶然遇見了一件攻擊新學或婦人的案子，他便用盡全力，履行他律師的職務。

他有幾個孩子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；他總以為在他家裏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孩子，都是他的；因為他是家內惟一的主人；但他亦有點疑心；老先生，有一日，無心中看出，有幾個孩子，很像一個太監；他本想將姨太太逐出一大半；但是後來一想，還是不聲張的好；以保名譽；他僅將太監逐了出去；派人押送遠處；恐嚇他；不許他宣揚；否則要設法害他生命。

老先生自從在報紙上看見了大任這件事，很是喜歡；自言自語道：『好機會來了；我可以借了這件事，出出我這口冤枉氣；也可以顯顯我這個律師，不是但享虛名不幹實事的；我倘然

不辦這件事，我簡直對不起我自己。」

他今天去見大任，便是爲了這件事；見了面，照例寒暄已畢；他開口便說：『我可以准保勝訴；你大概不知道我；但我知道你這回事很詳細；我在報紙上，看了一個够；外面無人不談論；此次我來見你，專爲助足下一臂之力；我必盡我的所學，盡我的能力，替你爭過這口氣來；誘你尊夫人的那個人，應該腰斬二段；那婦人，也該在衆目之下，身受絞刑；那時將全城的婦人集攏來，叫伊們看看作惡的榜樣；我們做男子的，應當連合起來，和這些時新女子戰一戰；這些時新女子，真是家庭的惡魔；伊們和我們一樣了；伊們也出來參政，當議員；再狠些還想做總統；真所謂『國之將亡，必有妖孽』；我們第一步，應當着手禁止婦人們遊公園，戲園，以及各種娛樂場；都應當禁止他們插足；女子的解放，便是國家之衰敗；家庭一破壞，婦德不可問了。』

當葛先生滔滔講個不休，大任但靜靜的聽着；等到葛老先生彷彿說完了，他慢慢的立了起來；緩緩的答應道：『我很欽佩先生的口才；先生真是博學多能；但實在對不起的很；我的意

見，竟和你的，迥然不同；第一層，這是家庭間的瑣事；應當在家庭中自了；不宜憑諸公斷；所以不贊成起訴；你的盛情，實在可感；然而我的意見相差太遠；你若不嫌瑣屑，我將我的意見，一一的告訴你；起訴的目的是什麼？無非是用強力，將內人叫回來；用刑法懲治那男子；我以為很不必這樣辦理；因為作不義的事，他們自然會受罰的；我倒很感激這李祖義；他肯將我這個無用的內人帶去；伊本來不愛我；對於婦德，對於母訓，樣樣都有虧；伊惟一的希望，就是滿足伊自私自利的慾望；我原不能同伊一起度日；現在這樣一來，我反感激李君，還感激不過來呢。」

葛天民氣的臉盡發紫；「如此說，你就這樣了；你竟甘情願意，任這些奸夫淫婦，逍遙法外，我國的末日不遠了；以後更不用問道德了。」大任不慌不忙說：「不是如此；真正的道德那能產出；我自己也是個罪人；我從前為什麼不先問伊一問，到底願意不願意嫁我？為什麼不先徵求伊的意見？人家將伊給了我，我就老老實實以為應當受的；我那時不審慎，種了惡因，所以現在身受惡果；還有一層，我須自己問一問，我從前是否能夠一心一意的愛伊？不瞞你說，我那時

亦另愛着一個婦人；放着自己的夫人不顧，也就是靠着我們男子私訂的偏護男子的法律；哦！我現在急急打算，補救我昔日的過惡，所以我立定旨意，此後生一日，便竭力善養我這兩兒；做一切救濟社會的事業；我妻固然行爲不正，伊竟棄了我，棄了孩子；他們將來，必有自己責罰自己的一日；那是我准知道的。』

葛老先生渾身戰慄，立了起來，說道：『我如今知道了；原來你也是這個，打算破壞數千年禮教的新人；情願獎勵奸夫淫婦；那是時代的罪惡；任一個淫婦逍遙法外；你真令人可憐；但是無論如何，你可想着好好的教養你的子女；你總要教導他們，做一個賢德的人；你應當嚴嚴的管束令嫺；除了伊的父親丈夫以外，總不可使伊再見着一個男子；對於令郎，你應將痛恨婦人，視婦人如奴隸，永遠不可信托伊們的心，充量輸入他的腦內；你自己，已是過來人；想你也知道，婦人是可信不可信？伊們總打算欺騙我們；伊們總是楊花水性；非關起來不可的。』他說的時，候，竟是渾身抖索；因爲他說的時候，心裏想起他的太監的事了。

大任說『請你恕我；對於這一點，我的意見，還是與你的不同；我對於小女，固然應當教他學好；學道德；但我必任伊十分自由；一樣東西，若終日藏在暗處，不見外物，不經一切危險；不受磨鍊，不能算是真好；真好的，是經過各種的惡境；各種的誘惑，照舊能夠屹然不動；小兒當學怎樣的發表意見；怎樣做一個誠實的人；怎樣分別善惡。對於小兒，我當使他知道，對他妻子應盡的責任；視妻子如自己，在同一地位；並設法求得伊的真性情；以免隔膜，纔可以立一個，用真愛情作基礎的好家庭；須知道夫婦兩性，結合愛情以外，還須有一種互敬的精神；互盡的道義呢。』

## 下 篇

### 第五章

祖義攜了乃凡，決不顧前瞻後，直望前進；伊模模糊糊的，彷彿在夢中；由他拉了走；一會兒，到了十字路口；伊如夢初醒；想抽出臂來，掉頭回去；可笑自己太無毅力，仍舊昏昏沈沈隨了去。

他們跳上了一部電車；一直乘到車站；第一次車，早五點鐘方開；他們檢了一張凳子，坐了等候；一聲也不響；靜靜等候他們命運的作弄；一會兒，五點鐘打了；他們急去購票；賣票人問他要往那裏去？他想了半天，纔說了個南翔；他們那時，惟恐被人捉住；因為他們總以為，大任已派巡警追下來了；若被他們追了回去，不惟要受罰，並且臉面何在；所以祖義出來的時候，暗暗將手槍帶在身邊；這也是影戲的感化；他還寫了一張遺囑，帶在身邊；在這遺囑裏面，詳述他們二人的情愛；將一切的罪惡，都卸在自己身上。

到了南翔，沒有人留心他們；因怕被人認出來，他們也不敢和人說話；祖義又改姓余；叫同福；伊自然是余夫人了。

他們的形狀，很像一對初行竊的賊；起初，他們卿卿我我，很能相愛；久而久之，各自澈底的想了一想。

祖義呢？帶的錢本來有限；應當趕緊想別法子；但一時那有這麼容易；他們從夢迷的生活

中慢慢的到了真實的生活，祖義自想道：『父母現在怎樣了？他們得了這個消息，是怎樣的情形？父親說什麼？父親嚴厲的評判，我是知道的；他一定不能饒我；母親呢？一聽我做了這件事，以後我也沒面去見伊了。』

乃凡也漸漸想起伊的小孩，和母子們相處的樂境。

祖義是個男子，究竟性硬；尙能忍受；伊乃從早到晚，竟是眼淚不乾了。

愛情已滿足，他們就看到這個淒慘的真境；祖義忽然奮發起來；自說道：『罪魁是我一人；我一個人應當負責。』又安慰乃凡說：『現在他們既不追究，我們可回上海了；那樣大的城市，諒不致有人留心我們；我在那裏尋一個事，我們賃一所小房；快快樂樂的過日子；我準定日夜去做；決不自惜；你呢？你是我心上的皇后；應當永遠快樂的；我看你笑，我就可以安心。』

他們真回到上海這個墮落的城；在城外尋了一所小房；小雖小，可是很和暢；造化也真怪；這所房子的庭中，也有一棵老樹，面向着街；這棵老樹，足使他們回想先日的的生活；這所小屋，彌

滿的愛情；但是沒有一毫春日的陽氣。

他們二人冒籍湖南；他們說的一口好湖南話；故此，旁人都信他們是湖南人；過了好幾個月，祖義在一家大工廠裏面，尋着一個司賬的位置；月薪一百元，雖不算多，但也够度日了。

他們以爲住在這荒僻的鄉村，便可以 and 從前所處的社會，脫離一切干係了；本來呢，村裏面住的，都是一般做工的；沒有政客；沒有文人；自然沒有人能識破他們的行蹤；那裏想到，有一天，忽然在一條小路上，遇見了一個同事；這同事跑去將情由告訴了廠主；全廠的同事，一知道這件事，便冷嘲熱罵；鬧個不休；廠主示意祖義，勸他及早另就他途。

第二天，夫婦兩個，便似竊賊一般，偷偷的搬到一個小村子裏；這一回，離城更遠了；位置更不容易尋了；隔了幾個月，方找着一個二十五元的小事；那時候，乃凡心中，總想着那些棄在家裏的孩子；當初的時候，小女兒怎樣要吃奶；小男孩怎樣跳笑玩耍；現下也許跳翻地下跌破了頭呢；乃凡彷彿看見小孩頭上流血；彷彿看見他在那裏叫喊；不覺心腸寸裂。

伊的丈夫，還可以忘而不想；伊的孩子，真是一世不能忘的；日子越久，兩個小孩的影子越明；良心的責備越重。

李祖義呢，在他這方面，亦有懊悔的緣由。他原是獨子；素來是父母的活寶，現在弄到這個樣子……他恨不得立刻知道家裏的情形；又加着良心的責備，一日甚一日；到後來，耐無可耐；寫了一封信；給他的老僕張順，求他將家中情形，詳細寫一封信；信面上須寫余同福；他也不提什麼緣故；他想張順是一定知道的。

過了幾天，郵差持了一封信；尋了許久，問到余同福家；因為余同福是新搬來的，故此大家都不知道；他抖抖索索將信拆開；那封信足有四頁；詞句都是很淺近的；這位老僕半明白半糊塗說的事，比他意料中還要愁慘；祖義的苦痛，就可不必說了。

「我親愛的小主人鑒；我看你長大；我教你學走路；你吃着我內人的奶；我和你的關係，實在不懂主僕；所以往常老主人責你，我非常不快活；誰想到你，和這個萬惡的婦人，做

出這種事來；我知道你是好的；罪惡都在那婦人身上；你那樣正直誠實的人，是做不出這樣專來的；這是我常和老主人，老夫人所說的話，我不知勸了他們多少次；我說罪不在你；那婦人是真正的罪人，你這件事，老主人始終不知道；因為他整天的看書，不看報紙；我和燒飯的老吳媽先看見了，不敢信；拿了去給老爺看；那是我們糊塗的地方；我們真該萬死；老爺初看了這件不幸的新聞，以為是錯登了；命我們又去找旁的報紙；後來各報說的都是一樣；他纔信是真的；他立刻打了一個電報給你；並沒有回電；我們打電報給你，也沒有回電；又寫了一封信給你，仍然沒有回音；這不幸的事，於是證實了。老爺立刻跑到警廳，託他們尋訪；尋着你就用強力押回；警廳說，「他們沒有這種權力；現在是民國，國民有行動自由權；那般行爲，固是不正；但他們不能干涉；不能用強力押你回家；」現在只有一個，就是那婦人的本夫；主人隨後又跑到鄰舍的家內；結果仍是不行；他們家內的人，亦到處打聽這事；兩家的老人，都氣糊塗了；也忘了他們的地位；他們的名分，一個說是你的孩子不

好；那個說是你的女兒不好；幾乎相打起來；但到了後來；彼此竟結成了患難朋友；我不十分知道鄰家的情形；但是外面看看，實是很愁慘很愁慘的；楊先生和他的姨太太；整天的拌嘴；姨太太怪楊先生，不該使女兒進學堂；楊先生怪姨太太不知道好好的教訓伊；楊先生的姨太太，原來個個是從鑿子裏出來的；有什麼好榜樣給伊看；在咱們家裏，雖不亂嚷出來，悽慘可是格外深；老主人整日不開口；坐在他椅子上想心事；也不出門；也不見人；總怕人譏笑他；一天瘦似一天；他的樣子，直是病了；太太總是哭；紅着臉起來帶着淚睡。」

這封傷心書，祖義接連讀了許多次；他不敢拿給乃凡看；因為一則毫無用處，二則多傷伊的心；現在每日都是愁境了；每晚，公事辦完，他和乃凡一起坐着的時候，他們不似從前有談有說；都閉口無言；他總是暗想老家庭；彷彿看見父親的狼狽病態；他記起了父親從前多少的慈惠；想起從前自己病的時候，父親怎樣幾夜不合眼；怎樣講故事替他解悶；現在因為他，竟致鬱悶成病；他平日是好熱鬧的人，現在竟閉門不出，像是囚犯；他的母親，從前也是快樂好動的一

個人；永遠是笑迷迷的；現在因為他，竟終日以淚洗面；這些事都是因為一個人，因為他這個不孝子……

又過了，好幾個星期；祖義腦中，已沒有昔日那鄰舍妙齡女子的笑容；他時刻縈懷的，是他的故鄉；是他垂暮的父親；是那人人竊笑的父親。

有一天，他忽接了一個電報；電文是『主病危；日夜思汝；但不能見汝』；他一看電報，心如刀刺；打定主意，立刻動身回家，去看他親愛的父親；什麼也不管了；他自問良心上的過惡太重了。他一到了故鄉，聽見人人都在那裏談笑；他換了一套僕人的衣服；帶了一個假鬍子；果然從車站下車，一直到家；竟沒有一個人認識他；他不敢一直打進門去；他彷彿是一個，將家庭的幸福和平安，偷走了的賊；老人家因為從小看他長大，認出他來，不覺哭了；說道：『唉！唉！你怎麼做這種事！我不是天，我不是你的父親，沒有責你的權力；但是你的罪實在太重；老主人現在已是死多活少；這都是因為你；可憐的太太，設使老爺一死，怕也不能再活。』

這些話，祖義早已想得爛熟；不願再聽；一把將僕人推開，便闖了進去；直跑到父親的房裏；這一幅慘景，無論那一個有才的畫家，怕也畫不出來。

「爸爸！你的不孝子來死在你的面前了；你不要死！我這個不孝子，萬死不能贖我的罪。」但是太遲了；老人已神智糊塗，認人不清；他的母親，一看他來了，恐怕鬧出事來；因為那一帶的鄰居，對他已是動了公憤；母親一把抓着他的臂，說道：「你走罷！你從那兒來的，還向那兒去；讓你爸爸安安閑閑的死罷！別攪了他。」說完，就叫下人將他趕出。

他走出了門，恍恍惚惚，隨便望前走；他想到父親死了；送終的義務都不能盡；自怨自恨，萬念都灰；恨不得立刻就死；他和瘋子似的，走到車站，也不上車；反走到車下軌道上去躺着；專等火車來了，將他壓死；腦筋亂了，昏睡過去；過了很大的時候，纔回醒過來；他忽然想到，乃凡若沒有他，怎樣度日；伊現在各種的苦，都是他害的；伊爲了他，將什麼人都拋了；他現在怎麼倒撒手不管了；並且還有伊度日的問題？他應當擔任他們的生活；應當保護他們；想到這裏，他便跑上

車，平安回家；僅僅二十四點鐘以內，他的容貌，像是變的衰老了；他內人幾乎不認得他；乃凡一望，心裏早已了然；也不再問；免得他又傷心。

他連凍帶傷心，當晚就覺得心疼；第二天就起不來了；渾身疼痛；喉間奇緊；挨到十點多鐘，便吐起狂血來；乃凡趕緊請了一個醫生；一連調治了一星期；血纔止住；但已種下病根；一年之內，他竟是一天比一天瘦；一天比一天弱；但他從不說有病；每天仍舊按照時刻到行裏辦事；仍舊是和和氣氣。

洋行裏的經理，是一個西洋人，很忠厚；就是言語粗暴一點；只要行員守本分，辦事按時來按時去，他就不問什麼了；他看祖義這樣狼狽，很有所感；問他什麼緣故；並勸他告假一二星期，養息養息；祖義到底也不肯說緣故；也不肯告假。

一年過一年；一天比一天黃瘦；血也時吐時止；他簡直成了一個骨頭架子了；自始至終，他總盡他的職務；自早至晚，總在行裏做事；不出一句怨言；甘心爲妻兒作工，以贖前愆。

有一天，回家比每天稍晚一點；面色比往日格外灰白；精神也格外委頓？他頗想請醫生來看一看；他自覺得病更加重；但篋中已沒有一個餘錢；所有幾張鈔票，是要支持一個星期的用度的；月薪一時還不能領；他於是一聲不響，睡了；夜裏咳的比往日厲害；一直到天明的時候，稍稍止住；乃凡也倦極了，朦朧睡去；一覺醒來，見他挺直的躺在那裏；面色和醋一般；一摸時，渾身俱已冰冷；乃凡兀地喊了一聲，就暈過去了。

他們的小姑娘也醒了；連哭帶喊，沒有人理伊；伊便自己爬下牀來；跑到隔壁一家，卽是常來往的拉車夫家裏；那時，他們家裏，只剩老母看家；兒子出去拉買賣；媳婦到廠裏做工去了；那個老母，將要生火煮水，小孩忽跑進來；伊只有三歲，還不能說話；一邊哭着，一邊走過去；拉老母兩手，一直引到自己家裏；老母看了這種慘狀，急將對門一個劈柴的叫來；一同將乃凡扶起；將祖義屍身用被蓋了；乃凡慢慢的醒了，躺在旁邊一張木椅上，哭個不住；臉色比黃醋還黃。

乃凡的身體，原也是弱不禁風；經此一變，非強打起十二分精神，一事也不能辦了；第一件

是祖義的後事，乃凡囊空如洗，一錢不名；幸虧各鄰舍，大家合力幫助；拉車的拿出一元；對面劈柴的也拿出一元；此外也有出兩角的；也有出十枚銅元的；還有本街一家富戶，由拉車的老娘，去募化了五元；一共湊了十餘元；買了一口薄皮棺材；草草成殮；第二天，用四個人，就抬出去了；送殮的人，只有拉車的老娘和賣劈柴的；那個拉車的，原想送一送他的死友；無如他拿出了一元錢，在他已是不啻傾家，若再不去拉生意，便不能支持了；那賣劈柴的呢，向例在家劈柴，不出門作生意，故此能送殮。

## 第六章

自從祖義死後，乃凡的第二步，就是伊和女兒的衣食；以後須伊自己設法了；起初，各鄰舍都很接濟伊；但過了幾天，窮鄰舍亦有點力與心違；伊東拉西借的，度了幾時；將贖下的幾件心愛物品，也都賣出；但不久也就借貸無門，典賣皆空了；打算求救，求誰呢？伊的父親，那時已死；各姨太太，走的走，散的散；不走散的亦已在窘鄉；鄰居勸伊，到西洋人家裏去當老媽子；洋人家裏

的工錢是大的；伊又好潔淨；最合適不過；拉車的陳老娘，應許替他照料孩子；伊仔細一想，也只有這條生路；伊低頭怕羞，急忙跑到薦人行內報名；指明要西洋人家；過了兩天，伊果然到一個德國富商家裏做僕人；這個德國商人非常粗暴一點小事，就彷彿要打；伊很看不起他；因為伊從前景况好的時候，從來沒有這樣虐待下人；德商的婦人却很和氣；待伊很優；永遠是和聲平氣的告訴伊應做的事；伊看這個女僕，不像窮人家女子；其中必有情節；常想探探乃凡的口氣；但乃凡總是不多說話，不露一點真情。

乃凡慢慢的，也能說幾句英語；主僕的感情也日漸融洽；外國人家的工錢，的確比中國人家給的多；但是所要求的，也比本國人繁雜；乃凡每星期有一天休假；可以回家看伊的平兒；平兒一天比一天黃瘦；不像從前那樣活潑了；乃凡看了，心裏十分懊悔；這小孩是伊在世上惟一的活寶；伊所以苟延於世，也就是為這個愛女；如今交把別人；由人家糟蹋，那能不悔呢。

一瞥眼，幾個月過去了；有一天，陳老娘打發人到德商家裏，叫乃凡說平兒病的很重；伊立

刻辭掉位置；飛奔回家；在路上，伊不住的發誓，說此後再也不離開伊的女兒了；伊到家，平兒正說謔語；伊說：『還是爸爸好；每天總回來看我；娘不管我了；讓我跟着他們；晚上都不來看我。』平兒忽看見乃凡，便說道：『娘啊！你尋爸爸去；他怎麼還不回來。』

乃凡立刻去請了一個醫生來診治；自己日夜不閉眼的看守着伊；過了幾天，所有的積蓄，已全行告罄；平兒仍是謔語不絕；不住的說：『娘！你不要看着，任我死罷。』乃凡便如瘋子一般，闖出門去；一直跑到法大馬路，糊裏糊塗，走進了一家珠寶店，要鐲子；夥計拿了許多出來，給伊看；伊乘夥計不留神，偷了一個；推說全不合適；過天再來買；就出來了；伊打算到別的金店，將鐲子換錢，請醫生買藥；但是珠寶店的人，早已覺察，追了出來；口裏不住的叫捉賊；立在四叉路的巡警，立刻一把將乃凡抓住；橫拖直拉的，將伊抓了過來；一邊罵着；一邊拳打腳踢；一直將伊帶到珠寶店裏；將鐲子搜出；巡警還要帶到警察局去；那時，行人早已攏了過來；圍得風雨不透；人衆中，有一個穿的很華麗的婦人；看了乃凡半天；向主人說了許多好話；並答應補貼點錢；店主人

看伊是個闊人，便希圖下次的買賣；答應不追究；警士遂答應不帶去；行人亦漸漸的散去；那婦人掏出一張十元的鈔票，偷偷塞在乃凡手內；並囑咐伊，明天到四馬路張宅去看伊。

原來這張太太是乃凡的一個舊同學；伊常聽說乃凡的境况不好；但沒想伊會到這個地步。

乃凡拿了十元鈔票，真是感激到十分；急急買了些應用的東西；趕回家中；方纔挨的拳脚，還是隱隱作痛。

第二天，平兒的病，忽然大減；乃凡的快活，自不必言。

第二件最要緊的事：就是去看舊同學劉蘭；就是這位張太太；昨天若沒有伊，不知道要怎樣了；乃凡心中，不但感謝，並有一種希望；伊拿出一套尚未賣去的衣服，換在身上；從小鏡子裏，照了一照；不覺淚如雨下。

伊怎樣和劉蘭差得如此之遠；同是一個學堂的學生，自己差不多變成老婦了；那同學正

是丰采奕奕，生趣日增；回想從前，伊的學問亦差的多，年歲亦大，誰知道竟至於此……

張太太昨天會同伊說，趁伊丈夫不在家的時候，去看伊，那一定因為張先生知道伊的事，不願劉蘭和伊見面。

伊到了張公館，張太太請伊到小客廳坐下；張太太穿的，是最時髦的衣服；神氣益發顯得光彩；乃凡本想將自己苦况，痛痛快快的述說一番；消消心中積鬱；那知這位舊同學，專喜歡談伊自己；旁人若一談自己，伊便怫然不樂；竭力設法攔阻；那一天，不容乃凡談一句話；伊滔滔不絕，誇耀伊的富足；乃凡一看伊的裝束，不用伊說，早就知道了；耳上帶了兩顆黃豆大的鑽石，頸上一掛珠串，都是用極精圓的真珠串成；指上既有寶石指環，又有鑽石指環；又有翡翠指環，差不多帶不下了；髮上插的，也是精圓真珠釀成的珠花；大概張太太，儘其所有一齊帶上了。婦人的脾氣，通常是喜歡旁人羨伊；旁人嫉妬伊；劉蘭這種脾氣，比他人更甚；舊同學窮到這個樣子，伊還要在伊面前誇耀，伊告訴乃凡，一天要換幾件衣服；一天要用多少錢，每天有幾樣一定

不可少的排場；乃凡不由得用話點破伊；說伊的丈夫，職位並不十分高顯；那裏來的這許多錢供給伊；劉蘭哈哈笑了起來；說：『這樣看來，你真不明白現在社會的情形；目前在上等社會裏做人，何必用你自己丈夫，替你置東西呢。』說到這裏，便低下聲來說：『有許多想吃天鵝肉的人，自然來幫助你，替你設法啊！如要吃的好，穿的好，用的適意，總須知道利用這種人。』

乃凡雖是由上等社會逃出來的人，但是從沒有聽見這種談吐；不覺滿臉飛紅；伊現在受各種的困苦；經萬人的侮辱；不過是心愛一個人；走差了一步路；比這劉蘭一世只有造謊，却又高明多了。

劉蘭說：『你知道我們怎樣度日嗎？每日十二點起來；午後二點到街上走一轉；看見差不多的人，便同他打招呼；牽拉了作朋友；晚上也便請他吃飯打牌；婦人總是諷的；從此你只須伸手等着，就是了；各樣的貴重禮物，不斷的有人送來；我們女子方面的惟一貢獻，就是裝束好，好的，不要十分拒絕他們。』

乃凡已大明白了；遂插嘴說道：『但是你的丈夫怎麼……』

劉蘭說：『我丈夫好像不知道；但我想他，不至於那樣糊塗；他大概是假裝不知；因為他從沒有給我買過珠寶；我的珠寶可成堆；他每月掙的，不够他輸；家裏的用途，可一毫不見拮据；他不管我幹什麼；我也沒有工夫打聽他的事；我講一樁笑話給你聽；『有一天，我同幾個男朋友，在一品香西菜館晚餐；他亦同了一個婦人在那裏請客；我們頭對頭的，打了一個照面；你猜怎樣？他不慌不忙的，將他的朋友介紹給我。』

乃凡聽了，驚訝到萬分；劉蘭一看，便明白伊是純粹門外漢；遂接說：『這是現在最通行的生活；聽說西洋的風俗，都是這樣的；我看你現在境况如此不佳；倒很可以照方服一帖看；你年歲也不大……』乃凡不容伊說完，便推說尚有別事，立刻告辭出來了。

走到外面，痛痛快快的吸了一陣新鮮空氣；方纔這位老同學的論調，真是聞所未聞；伊用手揩了揩眼；彷彿做了一夢；自問道：『這種半妓的生涯，如今竟美其名曰通行的新生活嗎？』

乃凡一向沒有在個中生活；所以不知道裏面的惡空氣；伊情願多作二倍工；多費二倍心；膽養母女兩人；盡伊爲母的責任；至於這種事，是萬不能做的；吃苦受氣，伊倒樂爲；伊原有一筆冤孽債，須拿煩惱辛苦來償還的；伊常想到愛夫的病死，愛夫父親的悶死，愛夫母親的苟延殘喘，都是一人造成的；所以寧可受盡氣，喫盡苦；以贖這些大罪惡；不貪那卑污的榮華富貴。

伊懶洋洋的，一步一步挨到家內；平兒看見了娘，便高興了什麼似的，又笑又說，彷彿已一點病多沒有了；伊娘又給伊，買了幾樣餅乾水果，伊好幾個月沒有喫過了。

乃凡一喜一憂；喜的是平兒脫險；從此可以母女相依；憂的是箱內積錢無多，暫時雖可以敷衍幾日，過了這幾日又怎樣呢？

伊接連出去跑了幾天；也尋不出一個事；因爲伊再不肯離開孩子；必須能拿到家裏來做的事，方合適；故此難尋；有一天，手中只贖了三角大洋；事體還是沒有；伊買了一張報紙；看看或有什麼機會；果然夾縫裏面，登有一條短小廣告；是招收紮花女工的；可以拿回家裏；第二天一

早，不過六點鐘；可憐的乃凡，已在花店門口待候；天還是下着小雨；伊一直等了二個鐘頭；門纔開了；乃凡急忙闖了進去；彷彿怕有人和伊爭競；那一天，乃凡拿到了一大捆的花；雖說是利薄工費的苦事，但是可以不離開平兒了；所以伊很滿意。

每天省喫省穿，日夜趕做；不久，伊竟能存餘下幾個錢；竟能替平兒做身衣服；打發伊上學。平兒很肯用功；在校裏，沒有一個教員不誇贊伊；相貌又出落得鮮花一般；真不愧是真愛情結合所得的果子；乃凡看了，不必說心裏十分快活；於是想將自己的經驗，都灌入平兒的腦內；平兒每日回家，伊必打聽所交的朋友；所親近的同學；伊愛的是那幾個；憎惡的是那幾個；事無大小，一樣不漏；俱要問到；以便隨時指導；免得將來同自己一樣，陷入萬丈深坑；乃凡自己常說：『若使我有一個好母親，隨時指導我，我或者不致弄到今日這樣。』

這可憐的乃凡，整日整夜的做花；惟一目的，就是平兒將來安享幸福，不同自己一樣；伊在開柴舖的人家，租了一間小房；剛剛放得下一張床，一張桌；角兒裏勉強擠下一個小爐；也燒飯，

也取贖；還有一個衣箱，收藏衣裳；除此更沒有別的家庭，自從平兒進了學校，伊更加倍的辛苦；又要預備將來升入高等學校時候的學費，又想替平兒做幾身好衣服。

## 第七章

乃凡領花的那個花店，設在英國租界；伊由報上知道，黃大任亦住在英國租界，即在靜安寺路一所大洋房內；有一天，伊從店裏出來；一部汽車，飛也似的走過；裏面坐着的，就是伊的兩個孩子；前面揚揚司機的就是他們的父親；伊心裏起了很大的感動；看樣子，他們三人，彷彿很快活；玉兒在那兒，彷彿正講一件事給他弟弟聽；三個人都笑着，這兩個孩子，現在都出落的很好看；十年不見他們，居然已長成了；伊看了他們，心中本來是很快活的，但是忽又害怕。

雖說他們已長成，伊一見就認得出來；在這個母親的心裏，他們的影子，是永遠存在的；一點也不能有變動的；十年不見，從前離開他們的時候，他們尙是小孩；但是這個母親的心中，彷彿隨時看他們長成，沒有一天忘記他們；伊是真正的一個好母親；每次想起當時「娘啊你不

要走』一語，伊的心彷彿滴血一樣；那天回到家裏，不似往常高興，亦不與平兒說笑；等晚上平兒睡着，伊便哭哭啼啼一直到天亮。

第二天早上，平兒醒了說：『媽！你的眼都紅了！你爲什麼哭？』

乃凡說：『我沒有哭，大概是熬夜的緣故。』

平兒說：『等我大了，有了學問，我就可以賺錢；那時你再好好的調養你的眼。』

乃凡每日看一份帶點政黨臭味的報紙，伊向來不管政治的，但伊爲什麼要看這份報紙呢？這是一個秘密；伊每天在報紙上，總看見黃大任的姓名；看他一步一步望上陞；伊現在是毫無希望了；大任的好歹，都與伊不相干；但是伊兩個愛兒的將來命運，與他名位的消長，實有密切的關係；伊看了大任的姓名，一天比一天重要；心中着實的喜歡；有一天，在報紙上看見大任的一篇演說；題目是『兒童教育爲立國之本』；他說今日之兒童，就是他日的國民；要打算強國，必須先教出極健全的兒童；最要緊的是教成良好的女子，以便異日成爲良母；這般良母，可以

教出一輩道德高尚學問精博的國民；又一次，伊在報紙上看見一段記載：是女子師範學校演劇，補助無告的貧婦；重要的角色是黃英冠女士；即是黃大任的小姐；乃凡立刻想起道：「這倒是一個好機會，可以飽看我那兩個孩子。」

乃凡帶平兒往戲園；這是第一次；平兒高興的了不得；那一天內，伊只留心補刷自己的衣服；並替伊母親補刷補刷；因伊母親還須紮花，若自己補刷衣服，便要少紮好幾朵花；少賺好一些錢；伊到戲園裏耗費的光陰，亦應在夜裏多做工，方能補轉來；但是這個犧牲，是沒有痛苦的犧牲；他們的運氣很好；因為若再遲了一點，戲票就賣完了；那時候，離演戲的日子，其實還有三天；賣票人和伊說：「這個善舉，是黃大任先生發起的；他的小姐和他的公子，還上台去演劇呢；黃大任先生，可算是全城愛敬的一個人；若再有三倍多的票，也賣完了；你這兩張，是早已賣去了的；是我們旁邊綢緞店掌櫃買的；但他忽到天津去，所以又退了回來。」

乃凡聽了，看了一看自己的票子，仔仔細細的放入袋內；路上伊屢次摸索袋子，看丟了沒

有。

到了那演戲日子，乃凡的座位，雖排在一直後邊，但還可以看得清楚，伊的心，怦怦的跳個不住；等了很久，如坐針氈，好容易纔開幕，黃大任二個孩子，男的扮審判官，女的扮律師，餘外還有二十幾個角兒，但都是配角，審判官裝的十分相像，滿面莊容，一點笑容不露；律師十分鎮靜，侃侃而談，惟妙惟肖。

末了有一齣『萬國聚會』各角色扮做各國代表；體格大的代表大國；小的代表小國；體格弱的代表弱國；大任的女公子，在羣衆中，體格最大，所以代表中國；伊先穿了一件西洋小孩的衣服，走出來；別國代表都笑了起來；伊四周看了一眼；低頭想了一想；忽跑回去換了一身純粹的中國裝束；但已經過革新的，體態雍容，廣狹適宜；各國都十分欽佩，都垂頭表示一種敬意；推舉伊爲世界的皇后；大家攜手做成一大圈；一齊跳舞；伊一手攜了一個小姑娘，代表最小國；行路蹣跚；彷彿還不會走呢；伊先唱那個歌，叫作『忘却一切，原恕一切』聲音清脆，韻外有韻；即是

一種極誠懇的音韻；合園的掌聲，拍的雷響；大家都似發狂；有幾個人，走上前去，拿大把的鮮花，貢獻在伊的面前；隨後各女子，彼此互相攜手，同唱忘却一切原怨一切的曲兒；平兒不禁喊說：「哦！黃小姐真好看！伊的歌聲，多少清脆；媽！我很想有那麼一個姊姊；你看媽啊！第一個包廂內那位先生，大概是伊的老人家；那個很像伊的少年，大概是伊的兄弟；這一家有多少的快活！但怎麼看不見伊的母親到那裏去了呢！」

一會兒，大家都走到那個包廂內，給伊父親道喜；賀他有這樣的好兒女；平兒只顧自快活；全沒留心伊可憐母親，在一旁流眼淚。

乃凡心裏，又苦又酸；看了自己的兒女，如此的榮譽；人人稱許；伊難道沒有一點權利，分這個榮譽嗎？這是伊的血，伊的骨肉；伊在一個黑暗的角裏，沒有一人理伊；伊自想道：「我去爭回這個權利罷！不還是不要出頭罷！免得破壞了他們的幸福；他們父子父女，現在彷彿很有興趣；彷彿在最得意的時候；何必去擾他們！」

一路上平兒就談黃氏一家的事

乃凡日日來往；街上行人，已不注意伊；伊也不躲人了；伊每每偏揀大任同孩子，坐汽車的時候，出去；有一天，伊忽想在近處細看伊的子女；伊一直走到大路當中；汽車來的時候，伊也不躲開；巡警大聲叫他避去；伊也不聽；汽車飛似的闖了過來；巡警上前，一把拿伊抓開；已差不多撞着了；汽車立刻停住；伊只聽見那二個孩子說：『可憐的婦人，不知受傷沒有？』巡警說沒有受傷；他們纔緩緩的走開。

乃凡的心神，格外錯亂；現在居然在近處看見伊的子女了；也聽見他們說話了；這一句可憐的婦人，伊心裏不知默誦了多少次。

伊是一個老太婆；伊是被巡警拉回來的瘋婆；伊被汽車撞了；這都沒有什麼要緊；伊既聽見孩子說話，又在近處看見他們；那就够了。

平兒冷眼看伊母親的眼眶，總是紅紅的；時時流淚；伊遂問道：『媽！你怎麼呢？』乃凡說：『我

大概害眼紅，所以只管流淚。」

平兒說：『你太辛苦，晚間做花的時候太深了。』

平兒有時半夜裏醒來，常看見母親還紮花，故此平兒很信伊媽的眼紅，是熬夜的緣故。

有一天，伊取花的那座店主人，叫他去，告訴伊，現在要做很多的花，因為有一最大的主顧，他說：『這個主顧是很重要的人物，花是為伊女兒結婚用的；總要扎成最新奇的花樣，明天仍舊這時候，拿到這裏來，頂好你先扎出幾種樣子；我請這個主顧來挑選；那一種合宜，就扎那一種。第二天，一分鐘也不錯；乃凡按時來了；等了半天，那個主顧纔來；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伊的前夫黃大任；可憐的乃凡，幾乎暈過去；店主人如何想得到這齣慘劇，所以一毫也沒看出來；大任僅說道：『這些花扎得很好，你可以照樣接了做。』說完就轉身去了。

乃凡費了幾夜的工夫，咬釘嚼鐵的，將花扎了出來。店裏掌櫃的和顏悅色和伊說：『這花扎的很好；主顧願意給你加倍的工資。』他以爲這是頂好的事；他那裏知道乃凡心裏的悲慘；加

倍的工資，是伊羞憤的代價，拿了這筆錢，伊就能將平兒送入高等學校；這是伊惟一可以自解的地方；因為爲伊愛女出力了。

## 第八章

平兒和一個姓關的同學；最要好；時常到他家裏去；關家是一個很好的門第；從前是做官的；現在辦實業；二個女兒，都和平兒同校；二個兒子，都在外國留學；一個學醫；一個學工程；有一天，關家大兒子克勝，新從西洋回來；請幾位親友，替他接風；除去克勝的舊同學外，還請了克勝妹妹們的幾個同學；平兒自然也在其中了。各少年，又是歌唱，又是跳舞；都盡量的取樂；克勝大妹子達華，按的一手好琴；平兒的聲音，最清脆不過；他們一個歌唱，一個按琴；異常熱鬧；克勝不由得十分欽佩；那一晚，他寸步也沒有離開平兒；從那一晚起，平兒往來關家，更勤了；因為克勝，總接應他兩個妹妹，邀同學來玩耍。

每逢克勝講一路上的感想，和各種奇異的建築，繪家裏人聽；平兒總是兩眼睜着的聽；克

勝講得也格外有精神；這一對少年，表面上說沒有舉動，但是心裏面固已種情了。

有一天，平兒從關府回家，克勝說：『我正有事，同你是一路，咱們一起走，你看好不好？』平兒點點頭，便一起走了。

在路上，克勝便說：『你是我全家的好友；我的妹妹們和父母，都很喜愛你；你若肯常住在我家裏，做我家裏的人，那末多少好呢？我第一天看見你，我的心魂，便全交付於你；我那裏都去過；差不多遊遍全球；看見過的人，也不知有多少；誰想到，我在外找來找去，找不到的，竟會藏在我自己家裏；平兒你告訴我實話！你願意嫁我不願？我打算告訴父母，央媒去求你母親；但是我先徵求你的同意。』

平兒滿臉飛紅；眼皮低低垂下；幾乎將腫人全蓋着；伊平日本是落落大方的，男朋友亦交接不少；今天不知如何，却是不知所措了；心中撲撲跳個不住；一句話也說不出；伊自從見了克勝之後，也是日日思念；但是非常的祕密；外面不肯稍露痕跡。

克勝還是一聲不響的，靜等回音；平兒臉急的飛紅，纔急出二句話：『我也極願做你們家裏的人；我同你們一家子，感情都很好；』說完便飛步走了。

一進門，伊便伏在母親懷內，抱着伊的頸；說道：『娘啊！娘啊！我快活極了；克勝說他愛我；他願我做他們家裏的人；娘！你想這是何等快樂的事！我是最喜歡到他們家裏去玩的；克勝那個人，又是那樣有學問；那樣聰明仁慈；他說愛的是我。』

乃凡聽了女兒的幸福，自己也不覺十分痛快；但是快樂之中，挾着憂愁；伊女兒既要結婚，便須伊出場；現在瞞住的事情，便不能再瞞了；但伊怕害女兒不快活，一毫也不敢露出愁容；打起精神，勉強裝出笑臉。

平兒兩眼望穿；望到關家去的日子；每逢星期一星期五，關家總等伊；後天便是關家等伊的日子；伊反覺得不好意思；因為經克勝這一番求婚以後，伊反不知道該怎樣說話；怎樣行事了；夜裏伊便做了許多的夢；夢見坐在克勝身旁；克勝的家人，四面圍了坐着；克勝娓娓講路上

的故事；克勝說：『我足跡差不多走遍全球；別處找不着的人，竟會在家裏找着了！』伊醒來便想道：『克勝那個人，什麼沒有經過？那樣美婦人，那樣有學問的人，沒有看見過？他竟愛我，這真令人難信。』

到了這一天，平兒在鏡內，照了一照；果然自己的相貌，的確秀麗；伊穿了最漂亮的衣服；整理梳妝，湊巧手裏有一朵小菊花，順手插在叉光又軟像絲一般的髮上；更顯得格外嫵媚；那一天，沒有一樣不合心的事；天氣也似較平日清暢；街上所見的人，彷彿沒有一個不是喜氣洋洋的。

平兒是常到關家去的熟客；每次都一直進去；無須通報的；今天看門的，不知如何，居然霜氣橫秋；上前擋着門，說：『太太出去了。』平兒說：『不要緊，太太不在家，我可以見小姐們。』

『小姐們也走了。』

『怎麼怎麼……』

伊彷彿在胸間，很很的被扎了一針；這是藉詞不見，簡直是下逐客令了。

伊先以為自己聽錯；但是看那人那副冰冷的面孔，這事又是千真萬真的；一時千愁萬緒，都湧到胸中；伊自念道：『都走了麼！這是什麼意思？據我想，決不能走；這必是一種不願我去的藉詞；但是什麼緣故呢？我做了什麼錯事呢？』

伊昏昏沈沈，轉身向家走去；轉灣地方，忽逢見克勝迎前走來，滿面愁容；看他的神氣，他心中一定有大不得意的事體；他說：『我親愛的平兒！不管我的情愛如何誠摯；父母竟不准我們結婚；他們都打聽了；彷彿你的家庭……；你的父母……；』說的時候，斷斷續續，每個字哽咽在喉內；總不肯好好說出來；他歇一會兒，又說：『我是無福的人；我終身也不另娶了；你應恕我，你應原諒我；我們從此不能再見面了；我第一應當順從我父母的意志；我心已碎！平兒！我們從此永別了罷！』

平兒以為做惡夢，伊還癡心等候這夢做完；一邊糊裏糊塗着魔似的；回到家裏。

乃凡急問怎麼樣了；平兒一一告訴伊；關家的僕人，怎樣阻攔伊，不許進門，以及克勝所說的話；原原本本，都講給母親聽了；平兒從來不知道瞞過母親一事；母親是最好的知己朋友；平兒靠着娘的肩，抽抽嗚嗚，哭個不住；乃凡一面安慰女兒，一面也止不住嗚咽；伊已明白關家所以拒絕的緣故；這都是自己造的惡因。

乃凡本打算安分守命的忍受各種艱苦；但是今日平兒也跟着受苦了；伊乃不能忍了；母女兩個，緊緊的抱着大哭了好一會；連那頓粗茶晚餐都就誤了；乃凡止悲以後，用手輕輕拍着平兒的背；平兒倦極，也漸漸睡去；乃凡便將伊抱在床上，替伊脫了衣服；一面仍用好話騙着，彷彿平兒還是一個幾歲的小孩。

乃凡坐在椅上，想一會兒，哭一會兒；忽然決定旨意；去掉伊女兒面前的這層障礙；決計不再妨害平兒的前途了；伊所以偷生者，全是爲這個愛女；現在既然妨礙伊的前程，惟有將己身消滅就是了；伊家裏本存有一點砒霜；是祖義在時用來治病的；伊遂尋了出來。

「死」這一個字，乃凡原來不怕；伊久已是厭生求死的人，所以苟延殘喘者，無非是因爲責任未完；現在伊以爲可以死了；眼看着那砒霜匣子，手扶着兩頰；一件一件，回想昔日的身世；伊這一世，到底受了多少苦痛；伊自覺所有的冤孽，已還盡了；素日所受的苦痛，已够抵償所種的惡果了；今日正可清白走去了。

一會兒，晨氣已漸漸透出；伊走到平兒床邊；抱了伊的臉；<sup>極</sup>很的聞了半天；很大的淚珠，一滴一滴，早已落下；然後轉回自己床上；躺下；拿起砒霜，緩緩的和水吞了下去；不怨天；不尤人；靜等着那虛無的門開。

平兒醒來，天已大亮；伊很覺奇怪，不看見母親在桌旁作活；原來平兒自從懂事以來，從未見過伊娘的起睡；伊娘總是比伊晚睡許多時，比伊早起幾多時。

娘啊！娘啊！叫了幾聲，不見答應；伊覺得古怪；一下子跳下床來；跑到娘的床前；伊忽地喊了一聲；原來伊娘已全身冰冷，與世長辭。平兒急忙尋醋；想替娘擦一擦，救救看；忽見桌上有兩封

信；一封是給平兒的，折開看時：

我的親兒愛兒，我今天與世長辭，一去不回了；千萬不要哭！我在世上所受的苦痛，太慘酷了；長睡不醒，是我素來焚香祈禱而不得的；我從前所以貪生，只爲你一人；我歷來所求的，是你的幸福；我若不死，不但不能成全你的幸福，反又要害你終身了；我所留的那封信，你可按照所開地名，親自送去；我昨天答應告訴你的事，今天不須講，你就可以明白了。

你可憐的母親絕筆

平兒淚汪汪的，拿了信，送到所開的地址；伊茫然如在霧中，一無所知；問到了那個地方，一看時，是上海最大最華麗的一所洋房；伊心裏想，這樣富人家，有什麼關係呢！將信交給門房，投了進去。

着：黃大任看了信，蹙額想了半天；旁人一看，就知道他心裏兩種思想，互相攻擊呢；那信上寫

我給你這封信，不知經過多少次的思索；我看了你，就彷彿見了我的兩個愛兒；我所以念念不能忘你；我常在報紙及雜誌上，讀你的論說及演說；裏面永遠有一種高尚的思想；我現預備與世長辭了；但未行以前，須先了却我的責任；我所受的苦痛，既足抵償我的過失；你或不致再恨我了；我苟延殘喘已至今日；今再不死，我女兒的幸福，必致破壞；我不知道，你有沒有，留心我所經歷的一切困難；我素知你的高尚思想；所以今天將這清白無罪的小孩託付與你；求你保護伊；將伊的阿哥姊姊都給回伊；他們三人，有我的血在裏面聯合的；我望你千萬不要拒絕一個弱婦最末一次的哀求。

#### 負人罪的乃凡遺筆

黃大任主意決定了，命人將孩子帶進來；平兒一看就是戲園裏願奉爲姊姊的女學生的父親；一時十分驚異；大任叫伊坐下；平兒眼淚，一直沒有止住；大任命人將他兩個孩子，都叫了來；命他們坐在身旁；大任叫平兒將伊娘的可憐生活，敘述一番；平兒一邊嗚咽，一邊將前事緩

緩說給他們聽；說到母女們抱頭痛哭的時候，平兒說：『或者是我的過錯；我不該將我的傷心事告訴了伊；就是這樁事，害殺伊了；害死我仁慈可憐的母親了；但是沒有法子；因為我同我媽，從來不知道存什麼祕密事；我沒有一事不告訴伊的。』大任的孩子同聲道：『如此同我們一樣了；我們也是什麼事都告訴爸爸的。』

他們三人，雖不在一處長大，其中雖隔了一層社會的階級，然而他們的教育，都是誠實兩個字。兩個孩子，慢慢的離開了父親，走到平兒旁邊；一人握平兒一隻手；三人一起哭可憐的母親；這一個哭朝夕相依的母親；那兩個哭從小離開的母親。

大任將平兒收爲義女；一年以後，大任忙忙碌碌，預備平兒和關克勝結婚的儀式。

已集

可说现代化的妇女们一何登场

没有理智的爱情即是男贼女盗共六鸣

现在这时代的女子

作为淫女

野林光

张有... 何人...

30.9.14







